

《菩提道次第广论·卷七》释·第100讲

释法音法师于2009年6月25日讲授

正文：198+3~P199-2

善知识敦巴云：「有一类人依律毁咒，依咒轻律，除我尊长教授无余能使调伏

为咒助伴，及令密咒为调伏伴。」

提要：

修行应如祖师大德结合戒法而修。

善知识种敦巴尊者说：当今有一类修持戒学的佛弟子毁谤修持密咒乘者，或者修密咒乘者轻毁修持律仪行者，误认为修习密乘即不须持戒，戒法唯属二乘行者所修品，彼此互相诋毁；如是现象，除了我的上师阿底峡尊者见行圆满的教授之外，就再也没有能令戒法为修习密咒乘的助伴、又能使密咒为修习戒学的助伴的教授了。

补述：

阿底峡、种敦巴二位尊者所执持的教法皆以具足圣教无违而著称，以最基础的戒学为基，依次引导至修习最圆满的密咒道，皆以不离戒互助而修。诚如宗大师教说：密法一切成就的根本，完全取决于令师生喜及持守净戒。

觉窝亦云：「我印度中，凡有大事或忽然事，集诸受持三藏法师，问三藏中不曾遮耶，既抉择已，于此安住。我毘迦玛拉希拉诸师，则于其上，更须问云，菩萨行中不曾遮耶，不违彼耶，安欲根本堕持律转。」

种敦巴尊者的上师阿底峡尊者也说：在我住印度那难陀寺时，若僧团遇有重大或突发事件，即召集通达经律论的三藏法师，请示三藏教诫中何为遮止、何为开许？与三藏教诫相违不相违？待研讨抉择后，即依此教诫而遵行奉持。后来我们戒超寺的僧伽、师长们(尊者后期安住之处)，除了如上依三藏作为取舍进止的所依之外，且再恭请三藏法师再次请问：在三藏的遮止、开许之上，更于菩萨戒的学处菩萨行中有没有遮止？有没有违越？若无违犯菩萨律仪，便安立能得所希求之果的根本——即随行趋转于清净戒律，依律奉行。

补述：

觉窝，是藏文之音，一般是指众生的无上怙主，当下是对阿底峡尊者的尊称。

一如上述，戒经之一的〈四分律〉也说：「若人欲渡河，用手及浮囊，虽深无没忧，便得到彼岸。」是说若欲渡河而借助于浮囊为支撑，即使河水极深，也不会有沉没的忧虑，仍可安然到达彼岸。又说：「如是诸佛子，修心禁戒行，终不入邪崖，没溺生死海。」意即菩萨为了上求佛果、下化有情，若能依于大乘法门而修心，并持守佛制禁戒，必不入于颠倒邪见的险崖、不沉溺于生死大海中。

在西藏，诸多贤善弟子于具相上师前求法时，并不欲求深中深、奇更奇的教

法，反而祈求与业果、持戒有关的命题为主，因为业果与戒法可集摄一切经论之义，依次易修；相反地，如果只是好乐于高深教法，不重视基础修行，则非但不是学习正法，也成不正确、不圆满而不得成就。也就是说，立基于基础的业果与戒学之上，渐而向上引导，必得成就。

此外，在西藏寺院常画有师君三尊图，此图藏语为「堪洛却顺」。

「堪」指静命阿阇黎——是中观瑜伽行自续派祖师，也是最初入藏弘扬显乘与戒法者。

「洛」指莲花生上师——是降伏外道或魔障，并将密法传入西藏的始祖。

「却」指赤松德贞法王——是护持佛教的国王，对佛教弘扬影响极大，为观世音菩萨化身。

图中之名以静命论师安置于首，是因为教法的基础及最初的建立在于戒律，意即大堪部(戒师)静命论师是最初剃度藏人为僧、建立僧团者，以弘扬戒法为主，故为前；之后为莲师；最后为法王。如是即已显明顺于教法的次第，乃是以戒先行规范身口意，进而契入三藏，福慧双修乃至证悟。可知戒法为一切善法的根本，此亦诚如《无量寿经》说：「善护身业，不失律仪；善护语业，不讥他过；善护意业，清净无染」的修行之义。

如是戒净，又如内邬苏巴云：「现在于内与烦恼斗，唯此为要，不斗烦恼戒不

能净，若尔不生伏断烦恼，定学慧学，当须毕竟漂流生死。」

又如噶当派祖师内邬苏巴尊者说，当下修行的当务之急，主要是善巧于令所学教法对抗烦恼敌；对治、根断烦恼原是证得涅槃的主要方便，因为若烦恼炽盛即令心不静、不净，相对地，即使持守戒法，其戒行也难以清净，戒德也就难以生起，因此也就不能生起压伏烦恼的定学与不能生起根断烦恼的慧学，反而只是顺应烦恼或与罪恶为友，因此，只是单单依止、修习戒法显然不足，仍将继续轮转三有、漂流生死，不得解脱。

补述：

关于戒净，其义深广，令戒清净不单单仅此于持戒，理应依于道次第摄持闻思三藏、修证三学，令烦恼减少，才能成就出世间戒，譬如第二地菩萨即具菩提心与亲证空性的智慧摄持而持戒，遂使梦中亦不犯戒。因此并非只是外相的持戒，趋于内心的转化或与法相应，尤其重要。

戒可分为世间戒、出世间戒、有漏戒、无漏戒等等种类与层次。主要是以何心摄持持戒，而有不同层次的差别，其果德也就不同。虽就次第而言，戒庄严、定甚深才得以生起出世间慧；但也可说，具足出世间慧才能令戒法清净，因为具足出世间止观双运道摄持而断恶行、恶心，终究能出生死轮回。

《集法句论》说：「施中，法施最胜；喜中，法喜最喜；力中，忍力最大；商主中，引导出离三有的商主最大。」师长也说：未学佛前顺烦恼而行便增长恶业，

已学佛后应顺正法而行则增长福业。故应常思惟：既然已得人身、遇正法、具足善知识摄受、也受持了戒法等等，具足诸多善缘，若不精勤修习改造内心趋向于善，则大概是难有增上的机会了。究实说来，修行必须切中要害，尽除心垢，必须勉力而修改变内心；相反地，即使天天持诵日课，课诵本变旧了、翻皱了；天天持名圣号，念珠磨亮了、指甲磨平了，但内心丝毫不动，没有什么改变，如此受用利益极小。

现今有些佛弟子学了不想修，研究不修行，有些则不求多闻，得少为足，以管窥天，自以为是。噶当派祖师也说：「听闻教法染污恶心是魔，师长莲友互为争斗是魔，学教法为名闻是魔，广行布施为求现世果报是魔，为得利养守戒是魔，与贪瞋相应修习禅定是魔，所行一切只为今生是魔。」上述此诸情况于今尤烈。若能养成正法的察觉力与念知力，以烦恼为敌，即能不生此诸染污有漏之业。然而教法深广浩瀚无边，我等善根又显微劣，犹如唯沾金属不沾金，因此即使不能「由闻教理善思惟，以此继即作精修」，而却能执持正法、建立正见，令不堕落，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事实上，修学佛法的正确方法，是边闻边修边运用，尽可能上座闻思修教法，令所学教法能深化内心，后于下座再对境运用，依此来验证自己的法力。要言之，动态修与静态修互助而成，动静间杂才属中道。

由如前说认识烦恼，思彼过患离彼胜利，以念正知而为防慎。

此中，使令持戒清净，应先认识如前已述的烦恼集谛，即思惟烦恼总相、别相、生起次第、生起因缘、过患以及思惟伏断烦恼的利益等等，继而以正知念力思惟烦恼之义而戒慎防护与善予对治。

补述：

苦乐间杂的有漏世间原是苦多乐少，任所遭遇的内心不平静、外缘不顺遂，其根本因便是烦恼，理应数数思惟烦恼的过患与行相。有说「比丘是见生死过患者」，尊贵大悲尊者则说大乘教法固然殊胜，但能先行自净其意却来得更实际；就修学次第，也是在于先得自利对治烦恼，因为在愚痴、苦恼中利他，无有益处。此外，若无法驾驭或掌控自心，则即使已研习诸多教典、值遇诸多良师，也并没有立即可见的真实利益。

烦恼稍出，即应用矛盾数数击刺，此复自心随何烦恼生已无间，视如怨敌与之

斗战。

提要：

应以正法观烦恼的心相。

即烦恼一露，速以正知力的法念之矛一一予以击刺。此中，应数思惟无始生死以来，烦恼如影随行的系缚着我，令我身心忧苦，故烦恼一生起时，当即视如

大敌勇于奋战，不赶尽杀绝，绝不松懈、退守。

补述：

有说应视烦恼如夏草，一长即铲除，不令有滋生的机会，对治乃至根断皆应如是修持，因为摧果必断因，身心苦恼乃是心不调所致，如是因果互转不止；探究令烦恼任意横行的根源乃是我执，层层推论得知，必由修力才能断除。因此，建立正见、知其过患、培养察觉力予以对治才是智慧之学。

其实，贪行相乍似集摄顺缘来护己，满足于贪欲的烦恼，即已误入圈套却喜孜孜，瞋行相乍似抗拒逆缘来护己，满足于瞋恚的烦恼，即已误入陷阱而气冲冲，痴、慢、疑等其它烦恼亦复如是。就长远的损益而言，若自心不调或不改变心思模式，而只祈愿远离一切逆缘、具足一切顺缘，也必然弊大于利。不知轮回根本的凡愚众生，必然自愿取受轮回，因此轮回无边，对此实应警觉。

若不尔者，初起忍受非理作意，令其资养成无可敌，唯随彼行。

若不知烦恼的颠倒实况，不生战斗想，烦恼初起即予忍受而生非理作意，则如火苗蔓延增长，若于其间不予察觉、对治、遮止，最后必然不得不任随烦恼而转，无以匹敌、抗拒。

补述：

举例来说，外在的怨敌也是看待个人而言的，当背反、不顺于你的欲求或于

自身利益有所损害时即为怨敌，如是对彼生起超越实况的百分之百的负面想、憎恨想，似集可恶于一身，依此生大瞋，进而造业、伤害；但事实上，对于他方有情，你的怨敌不一定是怨敌，而且在境上，也很难将所有世人皆转成亲，在心思上却可见为亲。直接地说，当心不调时，有寂(指轮回与涅槃)皆现为敌；当心调伏时，有寂皆现为亲，甚至也能恶缘转道用，因此重点是在去除烦恼，不随彼转。

有说：烦恼如水中鱼儿，乍看相安无事，但当境一来即忽然跃动出水。换句话说，乃是由最初的无知到最后的大痴、由最初的不平到最后的大瞋、由最初的欲求到最后的大贪，倘若如是，必然唯令恶心增长、善心减少。凡此即如布萨仪轨所说：「因烦恼、贪欲、瞋恚、愚痴之故.....所有罪堕，将成善趣解脱之障，轮回恶道之因」之义。

如是励力纵未能遮，亦当速断莫令相续。应如画水莫如画石，

如是即使未能当下遮止现行烦恼，但至少应有察觉力，具足欲求断除之心，不应任由相续蔓延、无义增长。于诸所生烦恼应如画水了无痕，不应如石上刻字极坚固。

补述：

师长也说：「非善法应如水上写字，善法应如石上刻字。」反观凡夫有情似乎于善法如画水、于非善法如刻石，或说：恶如日光遍照一切，善如身旁微弱小灯。

实际上外敌仍可逃脱，但是乃至有蕴即有依于取蕴之苦，乃至有无明必苦，必不可逃，因此当知烦恼为真敌，具足烦恼的对治力尤其重要。应该呵斥、谴责的是自己的烦恼，不是他人的言行，修习自净其意之理即为最佳的调心方式。诚如《历代法宝记》说：「但修自己行，莫见他邪见，口意不量他，三业自然净。」

如《亲友书》云：「当了知自心，如画水土时，烦恼初为上，乐法应如后。」

若于法品，与上相违。

即如《亲友书》说：应常观察了知自心，当自心相现起如同画于水与画于土的情况时，应知：若生起烦恼，应能如前者画水无迹可寻最为殊胜；相反地，好乐、欲求、信解正法应如画石一般坚信而有。意即，若于正法生诸欲求，则应背反、相违于前者画水，应如后者画石令其坚固。

《入行论》亦云：「我应记恨此，与此共战争，如是相烦恼，除能坏烦恼。我宁被烧杀，或被断我头，然于烦恼敌，终不应屈敬。」

《入行论》也说：我应时时怀恨烦恼，视为第一大敌，因为无始以来无间地受其逼害，轮转不已；烦恼长时安住我心，为能脱其系缚，当在满怀恨意之上而勇于奋战——对于如是种种大、中、小烦恼随一，除了随时随地予以对抗、奋战之外，就再也没有更好的途径能摧毁它了。因此，我宁可屈就短暂利义而被烧杀或断头颅，也永不屈就于烦恼敌——欲求脱逃都来不及了，何况屈服。

补述：

如《维摩诘经》说：「今我此疾皆从前世妄想颠倒诸烦恼生。」意即究实而言，当今一切身心之苦，皆由无始以来妄想颠倒的烦恼相续所生的异熟果报。这说明了，即便通达三藏，若不认识烦恼或不修行，也无有益处；已经习于情绪反应的心也如树叶随风弯折一般，完全无以招架、控制。而且，并不会因为天增岁月慧增长或天增岁月贫减弱；显然，不论是断烦恼或是增长慧，一切的善增、恶减不会从天而降，都必由修力而得。

简易压伏烦恼法：

当烦恼现行时，即应思惟烦恼是颠倒心，其所执境为无，也没有量的助伴，有具力的对治道；又因心体本自清净，烦恼不入心体的本质，唯是心上忽尔客尘，只要经由修习对治道即可压伏令不现行；烦恼再怎么粗重，也并非处于恒常的状态，总有渐息之时，因为烦恼也是自性本空、随缘而有；此外，不论一般的外敌或烦恼的内敌皆为生灭法，前者是怨亲无定，后者则是刹那变迁；经由修行，终究能令凡心变圣心、凡夫变圣者，故不应随烦恼而转，不应轻易屈就于烦恼。

善知识朴穷瓦亦云：「我虽忽被烦恼压伏，后我从下而为切齿。」

噶当派祖师朴穷瓦尊者也说：我虽然偶尔也会为烦恼所侵、压伏，但是随后我即恨之入骨而从下咬牙切齿，绝不让步与退怯，不愿服输而奋力对抗。

补述：

中士道是真正的佛法，力断烦恼是增上大乘的基础。解脱、轮回并不在外面，不在哪个地方，不是迁移到某一处所即不轮回，凡是惑业自在之蕴即轮回，不取此蕴即解脱。

关于朴穷瓦尊者的公案，有说早期尊者于山洞修行时，一回精灵欲行加害，经协议后决定先行派遣一批魔怪上山勘察并加害，余众随后而行；但是当前批至山时，见尊者正在修持慈悲法门施乐受苦，诵曰：唯愿如母精灵众等罪障苦，当下悉皆无余成熟于我身，并将我之善乐施于精灵众，祈愿精灵众等得乐求加持。当精灵等听到颂文时，心有感动立刻折回，途中遇见后批即告实况，遂致所有精灵魔怪皆一致屈敬于尊者。

博朵瓦闻之曰：「若能如是，当下即退。」世庸怨敌，一次摈逐遂居他方，待得力时仍来报怨，烦恼不同。

又，博朵瓦尊者听到朴穷瓦尊者对治烦恼的殷切猛利心时说：若能具足如是切齿心，当下即可战胜烦恼内敌，有力驱退不令生起。亦即，观待而言，世间外敌显然不同，虽然当下有力一次对抗战胜驱摈他方，但是怨敌仍可移转他处，有朝一日当势力强大时，仍可回头报复反击；烦恼内敌则不如是，一旦予以断除，即不复返。

烦恼于身，若能一次拔出根本，无往他方亦无报复，然由我等，不能精勤破

坏烦恼之所致耳。

如此看来，若能依于圣道为本质的修行力，则当一生烦恼芽即能得以一次根本拔除，不令相续而有，既无迁移他方之举，也不再有任何报复之力，如斩草除根春风吹不生。但是，尽管如此，我等凡夫有情却因不精勤修习对治、遮止烦恼之道，因而烦恼永难断尽，令其如影随行长住于心，遂致离乐得苦，凡此皆应归咎于未曾生起烦恼的对治道故。

补述：

严格说来，唯心入法，并无力根断烦恼，只能如石压草暂不现行；必须进而求法入道——尤其入圣者道才有力断除烦恼。调心次第层层而上，力道则有不同。

尊贵大悲尊者曾说，依于上师库奴仁波切的教诫：烦恼的藏文之音为「隐梦」，意指能令心混浊、扰乱、愚蒙者；梵文之义则为无助伴者、力量脆弱者、自性为苦恼者。结合说来，烦恼其实是指无诸助伴力道微弱，唯是令心暂时愚蒙、苦恼罢了；也是唯由颠倒我执所生，其究竟本质为自性无、缘起有，只要精勤修习正道即可对治、断除，故应勇于对抗。

《入行论》云：「摈庸敌出国，摄受住他方，养力仍返报，烦恼敌不尔。烦恼

为惑慧眼断，遣离我意能何往，岂能住余返报我，唯我志弱无精进。」

《入行论》说：喻如当战胜、镇伏敌方时，虽将外敌驱逐国界，但假以时日养兵已成，仍可蓄势发动反扑报复；反之，烦恼内敌则不然，只要根断即一断永断。因为烦恼为颠倒心，可经由证无我慧等修道力予以断除，既已遣除即于我心无所遁形，岂有能力如外敌一般暂居他处，假以时日再反击我？因此，我等之所以烦恼无间而有，并不是有断不尽的烦恼，是因为心力薄弱，不勤精进对治罢了。

女绒巴云：「烦恼起时不应懈怠，当下应以对治遮除，若不能遮，应即起立设曼陀罗及诸供具，供养祈祷尊长本尊，次缘烦恼，忿怒念诵，即能折伏。」

噶当派祖师女绒巴尊者说：烦恼现起应实时察觉，不应弃之不顾、任随而转或不以为意，当下理应以诸法力对治、遣除。若烦恼炽盛、法力微弱，一时无法正行对治遮除，则可改行其它助行，如广修供养上师三宝、献曼达积福，或者供养祈求上师本尊加持，令心平静缓和后，再身以忿怒相缘彼烦恼，语猛利、意殷切地持咒，即能遮止。

补述：

所谓修行，并不是在学习佛法中没有障碍，而是在障碍中仍有佛法。而令心不调伏的，唯是烦恼。当烦恼粗猛，正行无法以诸法念对治时，则可修助行如持咒、念佛，正助间杂而修。女绒巴祖师也说：我这生如何修行？即一切时中观察

自心，以调伏自心为主要修行；常观烦恼，开始冒出头时即不懈怠，速以对治法予以反击。凡此即如《修心八颂》的第三颂说：「于诸威仪观自心，分别烦恼一生起，深知唯令自他损，愿能精勤力断除。」之义。

噶当派祖师的修行方式是身不失威仪而生活淡薄，自内调伏烦恼而实修菩提心、利他行，进而秘密相应密法瑜伽，如是修行堪称正法住世的征相，值得效学。

大体上，献曼达的意义有二，即：祈求上师三宝加持、及依此累积福报。

朗日塘巴亦云：「彼又云移动住处，劲举项颈，亦能折伏，可见彼与烦恼斗争。」

朗日塘巴尊者也说：对治烦恼必须常具正知察觉力，随时留意烦恼的形迹，只要烦恼一现起即刻使力举颈狠目瞪视回应，如此也能予以折伏令其退怯；显然可见，这是随时随处依于念知、法力与烦恼斗争之举。

次复应如阿兰若师云：「昼夜唯应观察自心，岂有余事。」依此而行乃能生起。

再者，应如阿兰若师说：昼夜六时应恒观照自心烦恼、调伏心续为主，岂有较之于觉照烦恼更为切要之事？在修行其余法行时，不论动态修或静态修，皆应正知观察、正念正住。——亦如将狂心系住于念知的木桩上，现起正知正念与烦恼斗，依此而行就能生起一切烦恼的对治力。

补述：

众生的狂心、妄心皆为因所自在，为何因所自在？此因即烦恼与业，且以烦恼为主；烦恼令人心乱不乐，短暂、长远的过患无边，为此，现应常观对治烦恼的「四方道」，即：

- 1.为了断除烦恼推动的恶业，得轮回的增上生，而修下士道。
- 2.为了断除烦恼，得解脱的决定胜，而修中士道。
- 3.为了断除烦恼余习的所知障，得成佛的决定胜，而修上士道。

又传说大觉窝一日随见几次，尔时定问「生善心否。」

据说阿底峡尊者一日之中随见弟子数次，首当必问：生起善心否？亦即有否调伏烦恼、减少烦恼？

补述：

要之，得增上生、决定胜必须调心，也不可能唯祈愿而调心。调心取决于串习多寡，如上半辈子不重视慈，不知瞋过，后来见到慈悲功德、瞋心过患，心思模式即得改变。为何改变？若不知彼为颠倒与过失，则心随彼转，无对治力；若知关要，知减不调伏之一分、增调伏之一分，则必重视修心，依不放逸行，具正念住。

宗大师也说：当知自身的我爱执、我执、烦恼是如何颠倒执取，实应精勤于

断除自己的我执等烦恼为要，切勿以观他人过、或巧于辩诤为能事，如是毫无意义。

此诸烦恼如何断者。谓痴罪重极难远离，为余一切烦恼所依。彼之对治，多修缘起，善巧生死流转还灭。若能修此，五见等一切恶见悉不得生。

提要：

此诸根本烦恼：贪、瞋、痴、慢、疑等随一现起时，应以何法予以对治。

理应如何对治、根断此诸烦恼？

痴者——是于根本烦恼中最为深重极难断者，且为一切烦恼的生因或所依。彼对治道，应修缘起见——如业果缘起、看待缘起、唯名缘起、性空缘起等；尤应善思十二因缘从第一支无明至最后老死的染污轮回的流转次第与清净涅槃的还灭次第(最好善巧于十二因缘的世俗谛与胜义谛——即思惟十二因缘的二谛皆法无我、自性无)。如是多加串习即能去除心中的无明愚痴行相，也随而增长智能。若能如是思惟如上所修品予以对治愚痴，则其余与痴有关的五见(即我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等恶见以及依此所生的一切烦恼亦可截断，不复生起。

补述：

欲遣除六根本烦恼，首当认识各别烦恼的差别行相？以何法去除？依于经论教授与清净正理为钥匙，开启慧门，并结合自所体验而作思惟，例如：

贪——为寂静类，虽未直接损恼有情，但能令系缚生死，是苦的根本因。

瞋——为暴戾类，可直接损害有情，能令系缚生死，是堕恶趣因，也是苦的直接因。

痴——为愚蒙类，是迷昧于实况的无知，是生起一切烦恼之因，且在生起余烦恼时必与痴同俱相应。

《四百论》说：痴如身体，一切的器官、肢节、肢分等皆依于身；如是一切大、中、小烦恼皆依于痴。若就对治而言，则《中观显句论》说：贪之对治不入瞋之对治，反之亦然；但痴之对治却是一切对治，因为痴是一切烦恼所依。

对此，尊贵大悲尊者曾说六根本烦恼也可以归纳为二类，即所舍品与所取品，所取品的烦恼是假名烦恼，并非具相烦恼。例如：

所舍品的愚痴我执——如是一切法的愚痴，特别是迷蒙、无知于诸法的究竟实相的颠倒执着，彼本质虽为有覆无记，却能依此无明我执生起一切烦恼、恶业，是轮回根本，故为该舍的愚痴——即为具相的真实义愚执着。

这点，《金光明经》也说：「无明自性本是无，藉众缘力和合有，于一切时失正慧，故我说彼为无明。」是说无明本身自性本空，一旦因缘和合无明即生，一生无明正智即告消失，故佛说不具正慧即无明。

所取品的愚痴我执——如菩萨一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之心思，思惟、执着我如何能将三界有情苦皆予以救拔尽净，如是执着我具足无边心力、勇气、信解，

执着我必须如是而行菩萨道，此为具量心，也自愿取受，此即为该取的愚痴——即为假名的愚痴执着。

重点思考：

- 1.何谓「如是诸佛子，修心禁戒行，终不入邪崖，没溺生死海」之义？
- 2.为何教法的基础及最初的建立在于戒律？
- 3.世间戒与出世间戒的差别为何？所得为何？
- 4.为何烦恼稍出，即应用矛盾数击刺，此复自心随何烦恼生已无间，视如怨

敌与之斗战？

- 5.为何贪行相是集摄顺缘？
- 6.简易压伏烦恼的方法为何？
- 7.烦恼粗猛，正行无法以法念对治时，则可以修习何种助行？
- 8.何谓：对治烦恼的「四方道」？
- 9.为何痴为六根本烦恼中是最为深重者、最难断除者？
- 10.所舍品的痴为何？所取品的痴为何？